

書名 四大奇書第一種一百二十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 清 毛宗崗 評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33500

卷十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四大奇書第一種一百二十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忠義水滸傳一老
東原 羅貫中編輯
金陵 興賢堂梓行
詞曰 人稟陰陽二氣仁
義禮智天成浩然沛乎
塞滄海可托六尺孤能
寄百里命閑閑水滸全
傳 是地煞威名逢
場 偽與真赤心當
報 我輩堪欽

草才百年新雨露
蘭復見天
亂離間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詞曰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談中 以詞起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驕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江州城裡... 插鼓軍馬出城... 聽了大吼一聲... 先出廟門... 二不休且殺盡江州... 方轉梁山消死好漢... 遵令止身... 血滿江紅... 屍如山積...

第三十八回

宋江智取無為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巖崖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昔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後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壘神

四大聖書第一種卷之十九

聖嘆外書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徐庶之母與至陵之母皆賢母也... 其子之歸楚庶母之死怒其子之歸曹然庶母不死於曹... 或恨其死之晚矣子曰不然曹操非項羽比也... 詭如操何難秘之而不使庶知又何難於母死之後假作母書以召庶乎此不得為庶母也

遊多福應矣我早生
華髮人生如夢一樽

還酌江月

話說梁山泊好漢在自龍
廟小聚談話得江州兵馬
趕不即今劉唐先與宋江
戴宗上船等候李俊張順
同三阮守護船隻只見城
裡來的官軍約有五六下
軍馬都把任了路花榮只
怕士達有天使持弓搭箭
筆着為頭的一箭射落馬
下亦馬軍大驚急走到把

步兵中倒這眾好漢一齊
冲殺官軍處橫掃野血染
江紅殺到江州城下城上
滾木砲石打將下來眾好
漢地轉黑旋風回到白龍
廟前下船見蓋整點眾人
完備都叫分頭下船開江
便走却值順風拽起風帆
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
頭領却投楊天公庄上來
一行眾人早到岸邊埠頭
一行眾人上岸來楊天
邀請眾好漢到莊內堂上

水鏡之薦孔明與元直之薦孔明又自不同元
直則相告相囑唯恐玄德之無人唯恐孔明之
不出是極忙極執者也水鏡則自言自語反以
元直之薦為多事反以孔明之出為可惜是極
閒極冷者也一則特為薦孔明而返一則偶因
訪元直而來一有心一無意寫來更無一筆相
似而各各入妙

玄德望孔明之益開水鏡而以為孔明見崔州
平而以為孔明見孟廣元孟公威而以為孔明
見諸葛均黃承彥而又以為孔明正如寒夜望
曙者見燈光而以為曙也見月光而以為曙也
見星光而以為曙也又如早望夜雨者聽風

聲而以為雨也聽泉聲而以為雨也聽漏聲而
又以為雨也西廂曲云風動竹聲只道金風響
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玄德求賢如渴之情有
煩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
順天者逆天者勢無論徐庶有始無終不如
不出即如孔明盡瘁至死畢竟魏未滅吳未吞
濟得甚事然使春秋賢全盡學長沮桀溺接與
丈人而無知其不可而為之仲尼則誰者西廂
之義千百年使三國名流盡學水鏡州平廣元
公威而無志決身殲不計利鈍之孔明則誰傳
扶漢之心千古玄德之言自何敢委之數與
命孔明其同此心與

穆天公出來迎接宋江等
衆人都相見了太公道衆
頭領連日勞神且請客房
中坐下將息貴休各人日
去房裡暫歇將養整理衣
服器械明日穆弘排下筵
席管待衆頭領宋江曰若
非衆位相挾時和戰院長
皆死干茲命今日之恩深
于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
只恨黃文炳那賊搜根剔
齒幾咬傷要害我側這冤
仇如何不報特地啓請衆

淡泊寧靜之態是孔明一生本領淡泊則其人
之冷可知寧靜則其人之閒可知天下非極閒
極冷之人做不得極忙極熱之事後來自博望
燒屯以至六出祁山無數極忙極熱文字皆從
極閒極冷中積蓄得來
此卷極寫孔明而篇中却無孔明的蓋書寫於人
者不於有處寫正於無處寫寫其人如閉雲野
鶴之不可定而其人始遠寫其人如威鳳麟
之不易觀而其人始尊且孔明雖未得一遇而
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秀見孔明之重則極其
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
極其曠逸見孔明之丈人則極其清韻見孔明

位好溪再做個天大人情
去打了無爲軍殺得黃文
炳那厮也與宋江消了這
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
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
劫寨只可便一遍如何再
行得似此奸賊已有隄備
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
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
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
報仇也未爲晚宋江道若
是回山去了再不能勾得
來一者山道路遠一乃

之題咏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
爲孔明于此領受過半矣玄德一訪再訪已不
覺入其玄中又安能已于三顧耶
每到玄德訪孔明處必夾寫張翼德幾句性急
語以襯之或謂孔明粧腔玄德做勢一對空頭
不若張翼德十分老實字笑曰爲此言者以論
今人則可以論立德孔明則不可孔明真正養
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素價假意留難
玄德真正慕賢非比今人之本不愛客只因子
名虛修禮貌也
觀水銀未得其時之言及州平徒費心力之語
令讀者眼光直射注五丈原一篇蓋在孔明未

州必然由開明文各處緊守不要痴想只是趁這個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徑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個人主那裡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為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夢謔黃文炳那期的仕處然後方可下手許永便起身說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過我最熟我去探聽

起手時早為他結尾伏下一筆矣今有作稗官者往往前不顧後後不顧前更有闕釋官者亦往往前忘其後後忘其前或曰此等人當令其讀三國乎曰此等人正未許其讀三國却說徐庶程赴許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為親屈也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流落江湖偶至新野遂與玄德交厚老母在此幸蒙慈念不勝愧感人欲殺其母而反詢其惡念真窮不得已之言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令堂吾亦得聽清訴矣孰知此後具昏昏不得侍庶拜謝而出急往見其母泣拜于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于新

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富目別了眾人目丟了只說宋江自和眾頭領在穆弘庄上商議要打無為軍一事整頓軍器鎗刀安排弓箭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限脩已了只有薛永去了兩日帶將一個人回到了庄上來拜見宋江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仕上是誰薛永便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

野事劉豫州因得母善於皇夜至此後母勃然大怒相家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為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元直始不過為俠客紙曰好學如初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識曹操欺甚君周上之賊劉立德仁義布于四海沈次續至之胃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偽書勇不詳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汝玷辱祖宗空生于天地間耳前罵曹操可敬今罵徐庶更可敬罵庶深操矣罵得徐庶拜伏于地不敢仰視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少頃家人出報曰老太太人自縊于梁間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絕本欲全母之生以歸乃歸而反速母之死元直其抱恨終天乎後人有徐庶母讚曰

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
更兼慣習鎗刀曾與薛永
為師必見他惡習野健因
此喚他做通臂猿見在這
無為軍城裡黃文炳家做
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
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同
議那也是一座地盤星
之數自然義氣相投宋江
便問江州消息無為董路
徑如何薛永說道如今那
蔡知府計領官軍百姓被
殺死有五百餘人帶傷中

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守節無虧于家有補教子多
方處身自若氣若邱山義出肺腑讚美豫州與胸
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唯恐後嗣玷辱先祖父
刺同流斷機堪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徐母
流芳千古
徐庶見母已死哭絕于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齎禮
弔問又親往祭奠母而有靈徐庶葬母柩于許昌之
南原居喪守墓凡操有所賜庶俱不受以上了却徐
孔明時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天寒
照後姑待春煖方可長驅大進操從之乃引漳河之
水作一池名玄武池于丙教練水軍準備南征漢武
戰于昆朋池是天子窮兵外國曹操習水戰于玄武
是是權臣黜武中華以上按下曹操以下再敘云

節者不計其數見令差人
星夜南奏朝廷去了城門
口中後便關出人的好生
盤問得原委哥哥被害
一事倒不干那蔡知府事
都是黃文炳那厮三回五
次點撥知府叛書二位如
今日劫了法場城中甚慌
曉夜得傳小弟又去無為
軍打聽正撞見侯健這個
兄弟出來吃飯因是得知
備細宋江道侯兄何以知
之侯健道小人自幼只愛

德部說立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請諸葛亮忽人
報門外有一先生說疑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何
人立德曰此莫非孔明否不獨立德疑是孔明即
乎立德曰孔明決不讀者至此亦疑是孔明
如此容易見也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其來
絕立德大喜請人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曰
因軍務倥惚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微
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不是來薦孔明却是
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
矣只答還他徐庶尚不掛徽曰此中曹操之計矣
起鳥孔明方妙在極間
吾素聞徐母長賢雖為操所囚必不肯就書言其子
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母必死矣
水鏡之明于知人與徐母立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
之勇于死義可再世絕

習鑿鑿棒多得歸師父指高義必羞見其子也其子不知而其父知之所立德
教因此不敢忘恩意謂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此處方見正
通知時取小人來他家做衣服因出來遇見師父提起尊兒大名說此一事小
人特來報知文炳有個親
兄文輝平生好善濟貧救
苦人都叫他做黃佛子那
文炳叫黃蜂刺見勝于已
若如之不如已者雪之兄
弟兩必住共一條巷出入
小人在他家聽得文炳回
來這這待事知府已被騙
州之多賢乎微曰昔有殷植善觀天文嘗謂羣星聚

于類分其地必多賢主立德所未水鏡所為上一賢
也靈一稱天文妙在時書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
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母乃
太過雲長高擡管樂微笑曰以吾觀之不富比此二
人我欲易以二人比之極似順雲雲長問那二人微
曰可比與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
房也雲長意中必謂管樂之下更求其次矣不想
到管樂將孔明極眾皆愕然微下階相辭欲行立德
留之不佳微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
其時情哉預為後言罷飄然而去寫水鏡如閒雲野
飛去玄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立德同關張
并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于田間而

過下却是我點撥他文輝
聽得馬曰這事與你何干
何故苦苦勸他倘或有天
理之時却不反招其禍這
兩日聽得劫了法場好生
吃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
知府與他計較尚未回來
宋江曰文炳與他哥子家
隔多少路侯健曰只隔中
間一個菜園宋江曰天教
我報仇時送這個人來他
哥既然仁德不可害他我
有一計教楊太公討八九

十個布袋都要百十束肯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居高臥

不足的是好歌

張順三阮童威護送侯德

引着薛永白勝先去無為

重城中藏了來曰三更為

期只聽放起帶鈴鷓鴣為

號叫曰勝上城接應先捕

一條白縵號帶近文炳家

便是上城去處再教石勇

杜遷扮作乞丐去城門邊

埋伏只看火起為號便下

于李俊張順只在江上往

來巡緝接應宋江分撥已

定各自去了眾頭領準備

器械分派下船只留宋貴

宋萬在穆太公莊上探聽

城裡消息朱使童猛掉一

隻快船前去探路其餘依

次望無為軍來好條大江

潯陽江楊子江從四川到

大海一沙共計九千三百

里併萬里長江中間通多

少去處有各軍裏彭益

驪洞庭湖有詩為証

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臥不起修

竹交加列翠屏四時雖落野松簷床頭惟積黃

卷座上往來無白丁叩戶蒼猿時獻菓守門老鷓

夜聽經囊裏名琴藏古錦壁間寶劍映松文廬由

先生獨幽雅間來親自動耕稼專待春雷驚夢回

一聲長嘯安天下詩亦不倫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

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持來拜見先

生直是一箇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每見人家

大字名帖批便契赫令童子聽得如許官銜玄德

曰你只說劉備來訪種名而去其童子曰先生今早

少出第一番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踪跡不定不



萬里長江水似傾

東連大海若雷鳴

滔滔洪水誰不驚

千古戰爭思晉宋

三分割據想英靈

乾坤草昧生豪傑

撥動貔貅百萬兵

是夜初更大小船隻都到

江岸只見童猛回來報

道城裡並無動靜宋江

令眾人把沙上布袋并

若蕙乾柴就城邊堆

知何處去了只在此山中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

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為童子問玄德惆悵

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曰且待片時

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何

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臨行再囑遂上馬行

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

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

松篁交翠觀之不已再將臥龍所居之處賞鑒一番

于造看遊勝地忽見一人容貌軒昂半後頭戴

道冠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伊何人

德曰此必臥龍先生也我亦疑是急下馬向前施禮

問曰先生非臥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妙在不即

鈴鶴鳴只見城上響起曰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

殘帶來宋江引眾上城見在此人不是孔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

白勝與眾宣道那條巷便使玄德望以空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

是黃文炳門前却見侯傑此中偏有州平曰將軍何故欲見

在門簷下宋江分付道你此問孔明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

去將菜園門開了如此而此問安邦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為主雖是仁

行軍漢把若柴堆在裡面此問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道

侯健舉火點着出來却去此問秦是由亂而人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

敲門叫道隔壁失火快開此問王莽篡逆又由治而人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復由

門去救火裡面人看時果此問亂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

見火起連忙開門出來見此問此正由治人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幹

蓋宋江等殺將入去把文此問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

炳一門大小五十口盡皆此問

殺了只不見文炳衆好漢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
將他金銀收拾盡扛箱籠定人不得而強之乎妙在極忙極亂之時偏聽此極
奔土城去放火將文炳房力是千孔明未出山時早為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為
屋燒了薛永白勝殺倒把他臨終結句伏下一筆妙
門軍士李遠欲斷鐵鎖大高見但借身為漢命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
開城門張橫三阮衆兄弟命與孔明成敗利鈍非所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與
來扛擡財物上船無為軍論天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復更作收料玄德曰
中那個敢出來追趕都投蒙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玄德見話不
穆弘生上來江州城裡望孔明作州平曰吾亦欲訪之正不知其何往命問玄
見無為軍人起忙投本府收料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如此間冷之人安肯到
文炳正在府裡議事聽得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州平曰愚性頗樂閒散無意功名久矣答他曰再
報說慌忙辭了知府下船見既無意功名安肯他日再見州平此言亦是了世事言訖長揖而去夫得
單無為軍來這公勢猛烈殺一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着

照得江面通紅着看猶到却遇此腐儒問談許久歸是腐儒最喜問談玄德罵
江心裡只見一隻小船從且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以爲腐儒者今之腐儒
江面搖過去了不多時又不忍立德見之心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
見一隻小船望着江船穩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
將來從人喝曰甚麼船敢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
如此直撞來李俊曰去江有翼德吐當愈玄德吐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
州城報失火的船友炳便而不以其道猶欲其人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
出問曰那里失火李俊曰豈可召乎孔明能比管樂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
黃通却家波梁山泊好漢亦乘馬相隨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無數
殺了一家人口劫去家私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粧
放火燒屋麥酒叫聲響李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正與前番或
後聽了撓勾搭任跳過船更可觀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
來把麻索綁了那官船反而相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

公只顧下拜李俊道我不
殺你們只回去報與蔡知
府道俺們梁山泊好漢權
寄下他那顆頭早晚便
要來取言罷拿了文炳過
小船兩個好漢掉棹運弄
穆太公庄上來把文炳細
在柳樹上宋江罵曰我與
你無仇如何告唆知府殺
我兩個你兒支離修善人
稱他做黃佛子我不敢分
毫侵犯他你這厮只在鄉
中善人人都叫做黃縣尉

風雪飄飄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
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
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用兵不怕勞訪玄德曰勿多言
只相隨同去將近葭蘆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
此何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
老叟辭荆秦後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
白魚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場僅烈寇
武臣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屨降淮公
高談王霸驚人且毓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城七
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踪兩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
復識英雄歌中之意獨有取于呂望典卨生者隱
然合着管仲矣後也管仲相于齊而呂

我今日且除了你文炳告
曰小人自知過美只求快
刀宋江問道那個兄弟下
手李逵便拿尖刀折着文
炳笑道你這厮今日要快
死老爺却要你慢死便把
尖刀先從腿上割叫把盆
炭火來多熬下酒割一塊
炙一塊不片時炙了李逵
又將文炳割開胸膛取出
心肝與衆好漢看都來草
堂上與宋江習書有詩爲
証 文炳趙公巧計班

子封于齊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卨生亦下齊七
十餘城孔明自比管樂而此作歌之人與孔明相
彷彿故其所歌之人亦與管樂相彷彿耳
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此及其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祖靈垂業火
德衰奸臣賊子調興與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
虹降玉堂首卷中事忽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
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
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前歌是吊古此
是嗚過此歌是自慰
一唱一和如用唱答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我亦
疑二
人中必有 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桌對飲上首者曰
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先聞其歌玄德揖而問曰

却將忠義若推排

三公誰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葬臥龍何

奸謀一遂身先死

幹亦妙在不即通 玄德曰其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

難免剜心疾肉灾

齊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吾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

只見宋江跪在地下求頭

也又妙在兩人却不是孔 吾乃潁州石廣元此位是

領慌忙都跪下齊曰哥哥

汝南孟公威 永鏡說孔明之友自你應而外更有崔

有甚事但說不妨宋江曰

干初訪孔明之後一則遇于再訪孔明之前或一則遇

小弟自從刺配江川經過

一人獨遇或兩人並遇差錯落妙事妙文 玄德

之時多感冤頭拜眾豪

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

杰甚苦相留多感眾豪傑

此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唐元曰吾等皆山

力救殘生又蒙報了冤仇

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

恩同天地今日開了兩座

自上馬尋訪臥龍 又妙在極 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

府城必然申奏天子不由

臥龍崗來到莊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

宋江不上梁山未知眾位

莊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 讀者王此疑其只有立

意下如何若肯同去者即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明只自門上大書曰聯

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只云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觀此二語想 玄德正看

聽曹命只恐事發反遭負 間忽聞吟咏之聲乃立于門側窺之 聽之易得徐

累望乞尋思言未畢李逵 有 見草堂之上 一少在攤爐抱膝歌曰

跳將起來科道都去俱有 鳳翔翔于干初舍非梧不棲 疑其人之為龍而聽

不去的吃我一斧砍做兩 士伏處于一方今非王不依樂躬耕于隴畝今吾

截宋江笑曰要人心意首 愛吾廬聊奇傲于空書公以待天時

方可眾人曰如今殺了官 立德得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

便因奏朝廷必然起軍來 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散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

捕捉若不隨哥哥去却投 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為萬幸 此時玄德意中以爲既

那里去宋江大喜當日先 亦以為既 那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

叶休貴果萬同察報知次 見家兒否 妙在又不是孔明 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

後分作五起進程第一起

是時宋江花榮戴宗李逵等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思兄弟三
 第二起劉唐杜遷石勇薛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為幕賓孔明乃
 亦侯健第三起李俊李立二家兒前於魚止叙孔明之弟而未及其兄公却在請孔明日中而敘出諸葛瑾只一兄一弟分
 呂方郭盛童猛童威第四起黃信張順三阮第五起
 燕順王矮虎穆弘穆春鄭天壽自勝穆弘帶了穆太
 公并家小將家財并文炳金銀裝載上車放起火燒
 了庄院投梁山泊來且說第一起帶着車仗在路行
 了三日來到地名黃山門翼德此時決玄德曰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
 宋江與眾蓋這座山裏而不得矣因問諸葛均曰聞今兄臥龍先生孰諸路路目看兵

不有大夥在內可着人催又指得極張飛曰問他則甚
 趙後面人馬快來一同過去說猶未了山嘴上雞鳴
 鼓响閃出三五百騎擁着四個好漢勒馬而問
 曰來者莫非宋公明麼素江向前答曰小可便是四
 個好漢聽了下馬拜曰俺們兄弟等候多時不期今日得見尊面請到小寨略
 備酒權當接風望眾好漢同到寨寨片時宋江大喜扶起四位逐一請問大

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又指得極張飛曰問他則甚
 風雪甚緊不如早歸又指得極玄德曰止之均
 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軍騎容日却來回禮玄德曰
 豈敢望先生枉駕數百之後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
 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懇懇之意第一次通名弟
 而來均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雷筆
 寫書曰
 備久慕高名兩欲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
 備漢朝苗裔濫叨名爵伏觀朝廷陵替綱紀崩摧
 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誠
 實之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展望
 之大才施子房之鴻略一語皆子房正與同馬天

名爲首的姓歐鵬乃黃州人氏牛把大江軍戶因感

了本官逃在江湖上綠林中熬出這個名字喚做摩雲金翅有詩爲証

黃州生下英雄士力壯身強武藝精

行步如飛才出家摩雲金翅見歐鵬

第二個姓蔣名敬乃湖廣南潭州人氏原是第一

子出身棄文就武精通書史亦能鎗棒人都叫他做

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察戒董沫特拜

尊顏而傾鄙悃細希鑒原

立德意罷進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立德

再三殷勤致意而別第一以次而來又漸漸相近

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必

孔明無立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狐裘

蔽體騎着三驢後隨一青衣小童獲一葫蘆酒踏雪

而來從妙一轉過小橋曰吟詩一首又得得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散盡江山

舊仰面觀大虛疑是玉龍開紛紛鱗甲飛頃刻遍

宇宙堂上之歌有鳳雪中之歌有馬過小橋獨歎

梅花瘦通篇咏雪末句咏二十石孟二

玄德聞歌曰此真臥龍矣我亦以此爲此滾鞍下馬向

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

下馬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弟

父黃承彥也妙在又不是孔明又使玄德望筒空

玄德曰適聞所吟之句極其高妙承彥曰老

夫在小婿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

誰各問梅花故感而誦之不期爲尊客所聞宋太祖

插音見了論語半部劉玄德雪中訪孔明聽了詩歌

幾篇然半部致太平是趙普欺人之語不若詩歌之

足以動玄德自曾見令塔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



十二子有詩爲証

高穎尖毫看慧精

先明何處可屯兵

湖南秀氣生豪杰

神算人稱蔣敬名

第三個姓馬名三乃南京

建康人原是小番手關漢

出身能吹雙鐵笛使得好

大滾刀人都叫他做鐵笛

仙有詩爲証

鐵笛一弄山石烈

銅刀威武鬼神驚

馬三客貌真可怪

絕快寫得後人有詩單道玄德風雪訪孔明詩曰

人道神仙再降生

第四個姓陶名宗祖是

光州人氏庄家出身慣使

一把鐵鍬能使鎗槍才因

此人都喚做九尾龜有詩

有証

五短身材白面皮

鐵鍬敢掘泰山基

光州庄戶陶宗旺

古怪人稱九尾龜

這四個好漢接住宋江見

蓋花榮戴宗李逵相見先

把敘後後面頭續都

一天風雪訪賢良 不過空回意感傷

凍合溪橋山石滑 寒侵鞍馬路途長

當頭片片梨花落 撲面紛紛柳絮狂

回首停鞭遙望處 爛銀堆滿臥龍岡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春

春雷則龍起

訪以龍者固當 乃命卜者揲著選擇吉期齋戒三日

於春時請之 禋沐更衣再往臥龍岡謁孔明

明禋休享成王以敬 神之道敬周公齊戒

正景 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玄德

高賢未服英雄志 屈節偏生傑士疑

未知其言若何下文便曉

第三十八回

到相見邀請眾位上山寨

前到聚義所上相會筵席

宋江與蔣敬等日今次宋

江同晁天王哥哥上梁山

泊去未知四位好漢自同

往否內人答曰若蒙不棄

情願執鞭相隨宋江冠蓋

大喜便收拾起行下山進

發依列而行四個好漢收

拾金銀等項燒毀寨柵隨

作第六起登程早到朱貴

酒店裡吳用公孫勝林冲

等引眾頭領下山迎接到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玄德第三潘訪孔明已無阻唱然使一去便見

一見便允又徑直沒趣矣妙在諸葛均不肯引

見待玄德自去于此作一曲及今重子通報正

慎先生晝眠則又一曲玄德不敢驚勤待其自

醒而先生只是不醒則又一曲及半晌方醒只

不起身却自吟詩則又一曲童子不即傳言直

待先生問有俗客來否然後說知則又一曲及

既知之却不即見直待入內更衣然後出迎則

又一曲此未見以前之曲折也及初見時玄德

稱譽再三孔明謙讓再三不肯賜教于此作

拜

聚義所上焚起一炬好香
是益便請宋江爲寨主宋
江曰感蒙眾位救活性命
可哥原是寨主如何讓不
才若果堅執相讓宋江即
就辭下山晁蓋曰當初若
非貧弟救我七人上山焉
有今日相聚你正是山寨
恩人宋江再三推辭晁蓋
坐第一位宋江坐第二位
吳用坐第三位公孫勝第
四位宋江曰梁山泊一行
舊頭領丟左邊位坐新到

一曲及玄德又懇方問其志若何直待玄德促
坐細陳衷悃然後爲之畫策則又一曲及孔明
既畫策而玄德不取一劉孔明復決言之而
後玄德始謝教則又一曲孔明雖代爲畫策却
不肯出山直待玄德涕泣以請然後許諾則又
一曲既已許諾却復固辭聘物直待玄德懇
致意然後肯受則又一曲及既受聘却不即行
直待留宿一宵然後同歸新野則又一曲此既
見以後之曲折也文之曲折至此雖九曲武更
不足擬之
孔明既云曹操不可與爭鋒而又曰中原可圖
其故何哉蓋漢賊不兩立雖知天時必盡人事

頭領若過位上坐待日後
出刀多寡另行定奪眾人
曰可哥言之極當只是四
十位頭領是日慶賀筵席
宋江說起江州造謠言的
事李逵曰我們許多軍馬
便可作反晁哥可便做大
皇帝宋哥可做小皇帝吳
先生做丞相我等都做將
軍殺去東京奪了皇帝却
不是好戴宗喝曰統生你
今日說到這裏還聽兩位
哥哥請公再如此多言

所以明大義于天下且且其善者應有不應三
分鼎足言之應者也功成歸田言之不必應者
也其必應者酬三顧之恩其不必應者念把孤
之重大段規模固已算定于前而相埋制宜不
妨變通于後如必說一句定是一句天下豈有
印板事體古人豈有印板言語書中豈有印板
文章乎或曰孔明不勸玄德取孫曹之地而勸
玄德取二劉之地將欲扶漢而反自翦其宗室
毋乃不可乎予曰不然二劉之地玄德不取必
爲孫曹所有故爭荊州于孫權何如受荊州于
劉表此玄德之失計于先也取西川于劉璋無
與取西川于曹魏此孔明之預規其後也不得

割頭爲令以徵後人李
達曰我口既清便了眾好
漢都笑是蓋先令安植禮
太公一家大小將文炳家
財富勢出力嗟囉便教恭
拜了新到頭領後取出信
籠交還戴宗收用戴宗收
回原內公用連日在聚作
賀筵席上宋江對眾頭領
曰宋江有件大事要稟眾
兄弟欲下山走一遭乞假
數日未知眾肯不肯蓋問
曰賢弟今欲何往幹甚麼

以此爲孔明病
正叙孔明出草廬之後讀者方欲拭目而觀孔
明之事乃忽然舍却新野來敘東吳不但爲孫
權一邊不當冷落亦將爲孔明遊說東吳張本
也且其間文字亦有相連而及者孔明爲立德
畫策便有周瑜爲孫權畫策以配之孫權爲孫
堅報仇便有徐氏爲孫權報仇以配之又玄德
得賢相孫權亦得良將孔明欲圖荆益甘寧亦
請圖荆益凡如此類皆天然成對豈非妙文
前太子辨與皇子協臥草堆之中而崔毅有兩
日之夢今孫策與孫權領江東之眾而其母亦
有一日一月之夢夫曰爲君象民無二君天無

事宋江說出這個去處正
是鎗刀林裡再逃一遍殘
生山嶺傍邊便授工年勛
業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還道村受三卷書

宋江遇九天玄女

爲人當以孝爲先
定省應難教聖賢
一念不差方合義
于心無愧可通天
路通還道非僥倖
神授天書豈偶然

二日辨既廢而始立一日沒而後一日升原
無兩日並出之理也若以孫權爲日則是與蜀
魏之君並出而爲二日矣吾以爲正統之主則
當日之僭號之主則但當月之就江東而論則
權爲日而策爲月若就天下而論則宜以劉備
爲日而曹丕與孫權皆月耳
二喬姊妹分嫁二婿二吳姊妹同歸一夫權母
謂權曰吾死之後汝事吾妹如事我然則母死
之前權以母姨爲庶母母死之後權即以母姨
爲繼母矣以母姨爲庶母與尋常之庶母不同
以母姨爲繼母與尋常之繼母不同權即欲不
盡孝而不可得矣雖然不獨孫權宜然也凡繼

遇宿逢言無降誠

宋江原是大羅仙

却說宋江在筵上對眾好漢曰自家救護到此不知老父在家何如我今做下這般大罪恐老父性命難保回去搬取老父上山以絕望念不知眾兄弟肯容否眾蓋曰這是大事如何不依只是眾兄弟連日辛苦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去接宋江曰只恐江州這捉家屬事不宜遲不須

母之與前母亦姊妹行也即庶母之與嫡母亦姊妹行也豈必庶姨而後為母之姊妹豈必事母之姊妹而後盡孝哉

唐徐世勣起于盜賊之中而甘寧亦起于盜賊之中世勣初號無賴賊繼號難當賊未號佳賊而甘寧亦號錦帆賊然世勣附武后而甘寧忠事孫權則世勣之佳不必佳而甘寧錦乃真錦也

今之學孔明者不能學其決策草廬而但學其畫策學甘寧者不能學其改邪歸正而但學其銅鈴錦帆學孫權者不能學其尊賢禮上為父報仇而但學其喪中半戰學徐氏者不能學其

點人馬只自己潛回取老

父連日上山若帶伴去時

必然驚嚇鄉里反為不便

當日宋江戴正毡笠綽條

短棒便辭下山眾頭領送

過金沙灘自回宋江取路

投鄆城縣來行了三日每

到宋家庄敲後門只見宋

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哥驚

問曰哥哥你在江州幹的

事這里都知了本縣差兩

個都頭每日來勾我們不

得轉動等江州文書到

智謀節義而但學其濃粧艷裹言笑自若為之

一笑

却說立德訪孔明兩次不遇欲再往訪之關公曰兄

長次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

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今有詩名士作文請名醫治

請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立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

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關公讀春秋便對

況吾欲見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

為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

繩縛將來將欲以麻繩當干旄之素縹那將欲以一

立德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既引

又述周文王况愈高可見立德文王且如此敬賢汝

之卑以自牧正其高于自待也

來便提我父子監禁聽候何大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
拿你正犯你快去梁山泊請眾頭領來救父親宋江聽了翻身便走是夜月色
朦朧宋江只取小路走了一個更次忽聽背後發喊叫道休走宋江正走之間
看那去處却是還道村原來四圍都是高山峻嶺中間只一條路人來宋江欲
待回身背後趕來的人把住路口宋江奔入村裡看見一所古廟宋江推開廟
門進去只聽外面有人叫蓋瓊未醒惟其為臥龍故不妨蓋瓊今有蓋瓊漢公不
曰走在這廟裡宋江聽是趙龍聲音急沒躲處見他殿上一個神廟宋江揭起帳幔鑽入神廚裡伏在廚內外面趕的人拿着火把照將人來宋江門縫看時趙龍能超得引着四五十人拿着火把各處照着昭王殿來宋江曰我今遁走了死路望神明遮護那眾人不會照着神廚裡宋江曰却是大幸只見趙龍將火

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今在皇屋見玄德便連忙回轉報出孔明迎三人來到莊前門相揖則不成其為臥龍兄弟矣三人來到莊前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
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若使諸葛均一
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訪孔明必同去孔明見玄德更不消一箇兄弟陪來勞者自勞逸者自逸玄德曰今番僕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
葛均立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訪孔明必同去孔明見玄德更不消一箇兄弟陪來勞者自勞逸者自逸玄德曰今番僕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
離草廬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其恭也正遇諸葛均立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訪孔明必同去孔明見玄德更不消一箇兄弟陪來勞者自勞逸者自逸玄德曰今番僕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
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訪孔明必同去孔明見玄德更不消一箇兄弟陪來勞者自勞逸者自逸玄德曰今番僕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
兄弟陪來勞者自勞逸者自逸玄德曰今番僕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
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
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若使諸葛均一
見玄德便連忙回轉報出孔明迎三人來到莊前門相揖則不成其為臥龍兄弟矣三人來到莊前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
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今在皇屋

把來神厨裡照人柄冲起

大夢誰先覺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一片屋塵落在趙得眼裡

窗外日遲遲

迷了眼便將火把丟在地

或問先生何所夢予曰仲尼之夢是夢周公孔明之夢定是夢伊尹

下引出兵去了只聽得

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妙在童子不能來此地者其客亦不俗矣童子曰劉皇叔在此

說都頭你看風塵上兩個

塵手跡必在裡面去了趙

能曰我自照一照場起帳

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尚容更衣還要

慢來看只見神厨裡面捲

妙遂轉入後堂又半晌又是半方整衣冠出迎玄德

出一陣惡風將火把吹滅

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

趙能曰想是神明怪我

飄然有神仙之態在玄德眼中玄德下拜曰漢室未

在村口待天明再來搜尋

冒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昨兩次晉謁

宋江在神厨裡睡去夢見

不得一見已書賤名干文几未嘗得入覽否孔明曰

後面有人出來只見兩個

南陽野人踈懶成性屢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作見

青衣童子到厨邊曰小童

却用玄德開談孔明回答一述其來二人敘禮畢分

奉娘娘法旨來請星主赴

賓主而坐童子獻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是將

宮敢煩便行宋江曰我自

重憂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有悞下問玄德

姓宋名注不是甚麼星主

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

青衣曰星主到彼便知宋

棄鄙賤曲躬教誨茶罷之後却用孔明開談玄德回

江隨着青衣轉過後殿側

尚遠是孔明曰德操不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聃去耳

着一座堵角門青衣曰星

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

主從此進來宋江跟入進

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于林

來看時是月滿天和風拂

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為念開借愚魯而賜教

拂四下都是茂林修竹宋

第三段是孔明再三推辭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

江行不過一里前向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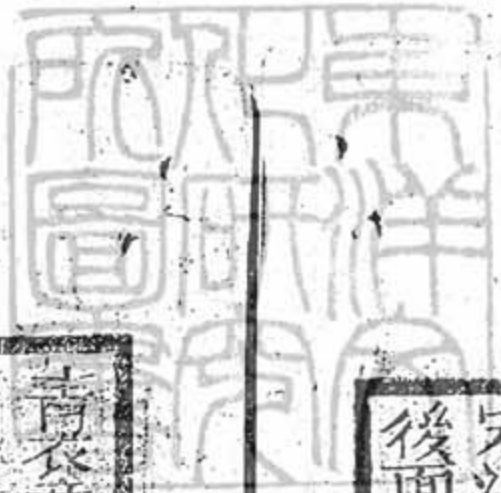
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備不量

青石橋兩邊都是朱紅欄

力役伸大義干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惟先生

杆中間一座殊紅流星大

杆中間一座殊紅流星大



開宋江有時尋思曰我生開其愚而拯其危實為萬幸第四段是孔明問志

居鄆城縣不曾聽得有這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

個去處心中權慾不敢動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

擄青衣引入門內有個能操百萬之眾拔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先

操引至大殿上見堂裏香燭可取後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

開殿上端坐一位娘娘頭用為援而不可圖也次說孫權荆州北據漢沔利盡

戴蘇冠身穿絳衣手執王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

珪宋江伏在地下曰臣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此言荆益州

下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

大慈俯賜矜憐御策內青璋聞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衣傳旨教星王坐宋江那此言益州將軍既前賓之冒信義者于四海總攬英雄

里敢拍頭兩個青衣扶宋思賢如渴若此有荆益保其嚴阻西和諸戎南撫

江綉墩坐下殿上喝齊

捲簾四個青衣將簾捲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孫權不可待天下有變則命

娘娘問道星主別來無恙一上將將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處益州之眾

宋江起身再拜曰臣乃庶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曹操

民不敢仰觀聖容娘娘曰可取而終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

星主到此不必多禮宋江以為將軍謀者也唯將軍圖之未下其時先將一盤

纔敢擡頭見殿上金碧輝第一平言能命重子取出畫一軸挂于中堂指謂

煌兩傍青衣童子擎笏侍之德曰此西州五十四州之圖也正不知先生幾時

從正中七宝九龍床上坐見其一向高以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

首娘娘手執白玉珪璋命非項王十着也

青衣獻酒兩個青衣女童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天時地利人先取荆

手執金瓶斟酒玉盞青衣州為家後即取西川建其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

連酒與宋江宋江接看三圖中原也既曰成鼎足又曰圖中原蓋成鼎足是順

此之意聞言游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

酒釐香馥如甘露酒忽傳如撥雲霧而觀青天但荆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
 又一個書衣捧過一盤仙室宗親備安忍奪之此孔明賜發之後而孔明曰亮
 庶奉與宋江宋江恐失休立德躊躇又作一折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
 面只取三個就而食之懷北孔明重言以次而只歸將軍玄德開言頓首拜謝立德謝教乃作一收
 核在袖青衣連初宋江飲立德謝教乃作一收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箇百
 丁三杯仙酒三枚仙棗竟立德謝教乃作一收之人不及也後人有詩讚曰
 得春色微醺又恐酒醉失立德謝教乃作一收豫州當日漢孤躬 向幸南陽有臥龍
 禮再拜曰臣不勝酒量乞立德謝教乃作一收欲識他年分鼎處 先生笑指畫圖中
 娘娘免賜娘娘曰既是星立德謝教乃作一收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淺
 主不能飲酒可取三卷天立德謝教乃作一收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請孔明曰亮久樂明劍懶于
 書賜與星主書衣玉盤托立德謝教乃作一收應世不能奉命此孔明于法策之後忽立德泣曰先
 出黃羅帽包三卷天書進立德謝教乃作一收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前上

衣襟盡濕今在臥龍莊上衣襟亦盡濕則之濕是水
 今之濕是淚前遇難而不淚今為求賢而反淚者前
 不為一身而淚今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
 則為蒼生而淚也孔明因立德意感相棄願效犬馬之勞而許諾又作一收玄德大喜
 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孔明不
 又作肯受聘一折立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
 明方受此宿水鏡莊上為想伏龍鳳雛一夜睡次曰
 不着今此夜與前不同定然睡著矣諸葛均回孔明嗚呼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
 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蕪田畝待吾功成之日
 即當歸隱方出山便思退步是後人有詩歎曰
 身未升騰思退步 功成應憶去時言
 只因先生丁寧後 星落秋風五丈原

拜面受娘娘曰吾傳汝三
 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全
 忠仗義為匡輔國安民他
 日功成應為上卿吾有四
 句天機汝當記取勿泄于
 人宋江再拜問曰願聞法
 旨臣不敢輕泄于人娘娘
 曰 遇宿重喜喜
 逢凶不是凶
 北幽南聖陸
 兩處建奇功

宋江聽畢娘娘又曰玉帝
 又有古風一篇曰

宋江聽畢娘娘又曰玉帝
 又有古風一篇曰

四星主廢心未斷暫下
方不久同登紫府此三卷
天書功成之後便可焚之
勿留于世故當速退使令
青衣急送星主回去宋江
拜謝跟隨青衣直下殿
行至石橋邊言衣曰怡然
星主受驚不是娘娘護佑
已被擒矣天明自然脫離
此難星主看石橋下二龍
相戲宋江看時果見一龍
相戲二青衣望下一推宋
江大叫一聲却撞在神厨

高皇手提三尺雪芒碭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
咸陽三百年前幾斷絕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
靈又崩袞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
操專權得天時江東孫氏開鳩業孤窮玄德走天
下獨居新野愁民危商陽臥龍有大志腹內雄兵
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
爾時年三九亮出山時年收拾琴書離龐方二十七歲先取
荊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天手縱橫舌上鼓風雷
談笑胸中換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秋名
不朽
立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立德待
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

內竟來乃是南柯一夢
江起來三更時分袖中
摸時束核三個帕包三卷
天書又覺口裡酒氣宋江
曰這夢奇異此間神聖
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帳
幔看時是個娘娘正和夢
中的一般宋江曰這娘娘
呵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
等閑人也這三卷天書必
然有用分付我的四句天
機謹記在心青衣女童言
天明時脫離此危不免出

孔明曰曹操于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
南之意可密令人過江探聽下文將敘吳事虛實玄德從之使人往
江東探聽此乃過江接葉處却說孫權自孫策死後
據住江東奉父兄基業廣納賢士開廣館于吳會命
諸維張紘方寫立德求賢又延接四友接寫孫權好士賓客連年以
來你我相薦時有會稽蘭澤字德潤彭城嚴峻字曼
才沛縣薛綜字敬文汝南程秉字德攄吳郡朱桓字
休穆陸績字公紀吳人張溫字惠恕張溫有二前董
乃洛陽張溫卓所殺之張溫此張會稽凌統字公績烏程吳懿字孔
溫則吳郡張溫休此數人皆至江東孫權敬禮甚厚文得良將數人
乃汝陽呂蒙字子明吳郡陸遜字伯言瑯琊徐盛字
文嚮東郡潘璋字文珪廬江丁奉字承洲交武諸人

去便摸了短棒走下殿來
柳面看那牌額上刻着
友之廟宋江拜謝有詩為
証

只因一念通冥漢
方得夫妻降下來

宋江悄悄出來聽得前面
喊聲響息目又不濟事
走回後去躲只見士兵慌
做一堆宋江叫道神聖收
命却極後看時趙能也搶
入來又叫我們都是死了

共相輔佐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
方寫玄德得一賢
接寫孫權得多士
程普黃蓋周泰韓當則孫堅所得周瑜張昭張
虞翻太史慈等則孫策所得若魯肅諸葛瑾顧維則
孫權初立時所得今關澤呂蒙等數人又獨
後至前分敘此總敘或詳或畧筆法各妙
建安七
年曹操破袁紹遣使往江東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
袁術欲使呂布贊女曹操
欲使孫權贊子一樣意思擇猶豫未決吳太夫人命
周瑜張昭等面議張昭曰操欲令我遣子入朝是幸
制諸侯之法也然若不令去恐其與兵下江東勢必
危矣
既知遣質之為牽制而又憂不
遣質之將危是首鼠兩端之語周瑜曰將軍承
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有何逼
迫而欲送質於人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連和彼有
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則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
其變別以良策禦之
孔明為玄德面策只數語決
周喻為孫權面策亦只數語決

却見李逵走將人來拿看
兩柄板斧喝曰好賊休走
趙能正走問被廟前樹根
扳倒李逵趕上一斧砍作
兩段將士兵趕殺四散走
了宋江看見背後又趕上
三個好漢劉唐石勇李立
說道這兵殺散了只尋不
見哥哥怎生是好石勇曰
松欄後有一個人宋江方
敢出來時道感謝眾弟兄
又來救我三個好漢見了
宋江大喜曰快快報與晁

吳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權遂從其言謝使自不
遣子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止伯北方未寧無
暇南征
軒按下曹操
再按敘東吳建安八年十一月孫權引兵伐
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將凌操輕舟當
先殺入夏口被黃祖部將甘寧一箭射死凌操子凌
統時年方十五歲奮力往奪父屍而歸
前孫策求父
屍今凌統奪
權見風色不利收軍還東吳却說孫權弟孫
瑜為丹陽太守瑜性剛毅酒醉後嘗鞭撻士卒前則
魏精之叛呂布後則有范滂
張達之刺張飛皆為此也丹陽督將矯覽郡丞戴
貞二人常有殺瑜之心乃與瑜從人邊洪結為心腹
共謀殺瑜時諸將縣令皆集丹陽瑜設宴相待諸妻
徐氏美而慧極善下易
美夫先生起諫則有之矣是日
美夫夫人起諫是所難見

頭領得知石勇李五分投
 去了宋江問曰你們如何
 得知來這里救我劉唐曰
 哥哥下山時頭領放心不
 下使教戴院長來探聽哥
 哥下落見頭領只恐哥哥
 有失半路遇見戴宗說兩
 個賊騙這趙哥哥見頭領
 聽說分付戴宗上山只留
 吳軍師公孫勝阮氏三雄
 守寨其餘兄弟都教來此
 尋哥哥走入還道村口把
 這四個殺了只有這幾個

卜一卦其象太凶勸爾勿出會客到不從不聽婦言
不聽婦言夫言都是蠢處不信卜只是莽處不信慧夫人卜却是俗處
 晚前散邊洪帶刀跟出門外即抽刀砍死孫翊嬌兒
 賊員乃歸罪邊洪斬之於市與後文可馬昭之第二
 人乘勢擄爾家資待妾媵覽見徐氏美貌謂之曰
 吾為汝夫報仇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未
 幾不忍使相從可待至晦日設祭除服然後成親未
 遲既不從又不隨從之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曹將
 孫高傅襲二人入府泣告曰對媵覽不泣對孫高先
 夫在日嘗言二公忠義今媵覽二賊謀殺我夫只歸
 罪邊洪將我家資童婢盡皆分去媵覽又欲強占妾
 身妾已許許之以安其心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

奔入村裡李逵和我們趕
 人來得遇哥哥只見石勇
 引晁蓋花榮秦明眾好漢
 來江作謝晁蓋
 白暨弟不所愚兄之言陰
 些兒又慢事矣令尊令弟
 家眷我先教戴宗杜遷宋
 萬送上寨尋了宋江聽得
 大喜遂與晁頭領上馬回
 梁山泊聚義所也相見請
 宋太公宋清出來宋江見
 了大喜再拜曰宋江不孝
 之子有累父親今日團圓

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雲我仇婦生死啣恩
 畢再拜孫高傅雙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今
 日所以不即死難者正欲為復仇計耳此二語即夫
 人所命敢不効力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權至
 晦日徐氏先召孫傅二人伏於密室幃幙之中今之
 有文夫新死而學徐氏之賊人于幃幙者矣然後設
 祭於堂上祭畢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濃粧艷服
 笑自若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農收
 而為此權許也占之實婦濃妝艷服笑自若
 假披麻戴孝掩面長號是實今之真婦濃妝艷服
 笑自若是實披麻戴孝掩面長號是假
 不及相用之詩黃鵲之咏其不可復作乎
 聞之甚喜至夜徐氏遣婢安請覽入府權變之極
 席堂中飲酒飲既醉徐氏乃邀覽入密室覽喜乘醉

引晁蓋花榮秦明眾好漢
 來江作謝晁蓋
 白暨弟不所愚兄之言陰
 些兒又慢事矣令尊令弟
 家眷我先教戴宗杜遷宋
 萬送上寨尋了宋江聽得
 大喜遂與晁頭領上馬回
 梁山泊聚義所也相見請
 宋太公宋清出來宋江見
 了大喜再拜曰宋江不孝
 之子有累父親今日團圓

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雲我仇婦生死啣恩
 畢再拜孫高傅雙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今
 日所以不即死難者正欲為復仇計耳此二語即夫
 人所命敢不効力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權至
 晦日徐氏先召孫傅二人伏於密室幃幙之中今之
 有文夫新死而學徐氏之賊人于幃幙者矣然後設
 祭於堂上祭畢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濃粧艷服
 笑自若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農收
 而為此權許也占之實婦濃妝艷服笑自若
 假披麻戴孝掩面長號是實今之真婦濃妝艷服
 笑自若是實披麻戴孝掩面長號是假
 不及相用之詩黃鵲之咏其不可復作乎
 聞之甚喜至夜徐氏遣婢安請覽入府權變之極
 席堂中飲酒飲既醉徐氏乃邀覽入密室覽喜乘醉

皆賴眾弟見之力也。令宋而人徐氏大呼曰：孫傳二將軍何在？一人即從幃幙
清拜謝了眾頭領。眾頭領見孫高才，中持刀躍出，嬌聲指手不及，被傳襲一刀砍倒在地。
眾頭領亦拜宋太公已畢，設席作賀。忽然感動公孫勝念頭，思憶老母在蘇州，遂起身對眾頭領曰：感蒙眾位相待，貧道許家時，恩同骨肉，奈小弟到寨未知老母如何，又恐不帥真入懸望，今欲回去省親一遭，過三五個月再來相見。以滿小弟之心。眾曰：既如此說，唯以阻當。某日饒別

才簡雙全世所無 每回一旦受摧鋤
庸臣從賊忠臣死 不及東吳女丈夫
且說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有戰船七千餘隻，孫權拜周瑜為大都督，總統江東水陸軍馬。為後赤壁，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張昭二人至，謂曰：我本吳人，幼失父母，與弟吳景徙居越中，後嫁於孫氏，生四子，長子策，生時甚愛，月人懷後，生次子權，又愛，日入懷，日勝於月，為後母。劉禪之母，夢斗即敘于其母，分挽之初，孫權之下。母愛日補，敘于其母，臨終之頃，敘法各變妙法。者云：夢日月入懷者，其子大貴，不幸策早喪，今將江東基業付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師備之禮，不可怠慢。吾妹與我

公孫勝謝了眾頭領，眾頭領見孫高才，中持刀躍出，嬌聲指手不及，被傳襲一刀砍倒在地。眾頭領亦拜宋太公已畢，設席作賀。忽然感動公孫勝念頭，思憶老母在蘇州，遂起身對眾頭領曰：感蒙眾位相待，貧道許家時，恩同骨肉，奈小弟到寨未知老母如何，又恐不帥真入懸望，今欲回去省親一遭，過三五個月再來相見。以滿小弟之心。眾曰：既如此說，唯以阻當。某日饒別



諸葛孔明
諸葛孔明

如何養得我娘我去取來共嫁汝父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吾妹如事我
這里快活幾時也嫁宋江
日你在江州殺了許多人
那個不認得你况又形貌
兇惡倘有疎失路途又遠
如何得知打聽手靜了去
取不遲李逵哥哥你是
個不平心的人你的爹弟
便要取上山來快樂我的
娘由他在村裡受苦氣殺
鐵牛也宋江兄弟你既
要娶取娘依我三件事便
放你去李逵日你說來我
聲盡皆避之响馬賊有响箭响船賊亦有响鈴又嘗
汝妹亦當恩養擇佳婿以嫁之為後玄德人贊伏線
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日報仇雪恨何待期年伐人
不可喪中伐人亦不可然以報父仇則無不可也告
論報仇正當服結素而與師何待服除之有張昭之
見往往不權猶豫未定迨北平都尉呂蒙入見告權
及周瑜權權猶猶豫未定迨北平都尉呂蒙入見告權
日某把龍湫水口忽有黃祖部將甘寧來降某細詢
之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有氣力好遊
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腰懸銅鈴人聽鈴
聲盡皆避之响馬賊有响箭响船賊亦有响鈴又嘗

以西川錦作帆幔時人皆稱為錦帆賊賊以錦帆為
表不能成事即欲來投東吳却被黃祖留住在夏口
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寧之力救回夏口乃待寧甚
重周舍起於黃巾而謝公用為親隨甘寧起於劫
偏極利執寧因此懷恨蘇飛知其意乃置
酒邀寧到家謂之日昔薦公數次奈主公不能用日
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當保公為鄂州長官
作去就之計蘇飛之薦甘寧於黃祖為甘寧也非為
則殺之勿以資敵國何乃導之人吳取寧因此得過
夏口欲投在東吳恨其救黃祖殺凌操之事某

第四十回
假李逵劫單人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宋佳沂州翠嶺東
殺人放火恣行兇
因擒虎肉雙睛赤
好吃人心兩眼紅
閑向溪邊磨板斧
悶來嶺畔砍喬松
有人問我名和姓



撼地搖天黑旋風

具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恨况各為其主又何恨

宋江曰第一件路上不可

焉寧欣然引眾渡江來見主公乞鈞旨定奪

吃酒第二件悄悄地取了

不向黃祖一邊敘去却向孫權大喜自吾得與霸破

娘傾來第三件你使的雙

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寧入見恭拜已畢權曰與

斧休要驚去路上小心李

霸來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黃祖不錄甘寧之

遠日這三件事有甚麼依

正相反請無懷疑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寧曰今

不得我今日便行

漢祚日危曹操終必篡竊南荆之地權所必爭也

條朴刀帶一錠大銀辭別

表無遠慮其子又愚劣不能承業傳基明公宜蚤圖

眾人去了宋江放心不下

之若遲則操先圖之矣孔明勸玄德取荆州甘今宜

對眾人曰李逵此去必然

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遇務於貨利侵求吏民人心

有悞不知眾兄弟誰是他

皆怨戰具不修軍無法律明公若往攻之其勢必破

鄉人可同他去探听消

既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而圖巴蜀霸業可定也

小縣人與他是鄉里宋江

孔明勸玄德取巴蜀甘寧亦勸孫權取巴孫權曰此

教請宋貴到宋江曰李逵

金玉之論也遂命周瑜為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已蒙

回去搬取老母誠恐路上

為前部先鋒黃蓋與甘寧為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

有失今知賢弟與他同鄉

征討黃祖細作探知報至江夏黃祖急聚眾商議令

煩你去那里探聽一遭宋

蘇飛為大將陳就鄧龍為先鋒盡起江夏之兵迎敵

貴曰小弟親兒叫做朱富

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艤艦截住沔口艤艦上各設

在本縣西門外開店小弟

弓硬弩子餘張將大索繫定艤艦於水面上後交曹

便回家看望一遭便辭眾

用連環此處黃祖之船用貫索環不可斷索則可斷也東吳兵至艤艦上鼓響

頭領下山運奔沂州去了

且說李逵來到沂水縣西

門外見多人看榜李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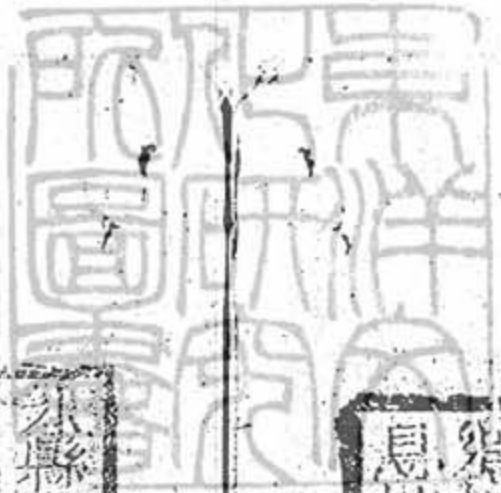
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軍

入有人叢中聽得請榜第

五十八二十九人撐船三十人各披衣田手執銅刀不

一名正熟宋江係鄆城縣

避矢石直至艤艦傍是欲斷大索艤艦遂橫本是貴



第二名從賊戴宗係江州
兩院押獄第三名從賊李
逵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逵
昔後聽了只見朱貴拖住
叫曰李大哥跟我來說話
二人來到西門外酒店後
房坐下朱貴曰你好大膽
那榜上明寫賞二萬貫錢
捉你還敢立在那里看榜
宋公明哥哥怕你到这里
弄出事來却使我趕來打
聽你消息李逵曰你如何
認得這個酒店朱貴曰是

却遇了大熊自虎本欲乘風破
浪却做了野渡橫舟為之一笑
龍砍死陳就棄船而走呂蒙見了跳下小船自舉櫓
棹頂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
到跟前當胸一刀砍翻以上寫水比及蘇飛引軍於
岸上接應時東吳諸將一齊上岸勢不可當祖重大
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兩馬相交戰
不數合被璋生擒過去逕至船中來見孫權以上寫
勅權命左右以檻車囚之待活捉黃祖一并誅戮曉路戰
動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口正是
只因不用錦帆賊 致令衝開大索船
不知黃祖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五
所
圖
書

